托 付

邬峭峰

午夜来电,心紧。

两个多月前的深夜,我在上海接到来自堪培拉的电话。来电者的第一重身份,是多年前,我在悉尼生活期间一位挚友的前女友,他们分手后,我们依然有交往,大家叫她安。电话里的声音是沉着的,安想要她前男友李修的联络方法,并礼貌地让我先问一下对方是否愿意。1996年后,他俩二十多年无联络,现在突然要找对方,事非寻常,我先把联络方法给了她,通报李修是次日。

堪培拉来电后一周,他俩都没和我联系,我虽好奇,但没有探问。又过几日,我得新冠第二日,正发烧、畏冷、咳嗽、浑身酸痛。伸一只手在棉被外接电话,都会冷得浑身打颤,喷嚏一来就是七八个。此时李修来电,说了安找他的事由,出乎我的意料。

李修,一个很特别的人,我和他三十多年交情,达到了这样的默契,无论我怎么写他,都可以先发布再报告。去年十一月,我在一篇两千字的短文里,写过和安分手时,他的种种失控。他读后傻笑了一下,问,她看到这番描写,得意了吧?

我知道我可能做对了一件事,客观上帮李修传递了不甘,又方便他极自尊地抵赖。其实,他并不需要我代劳,因为他从不虚掩什么。

而安,曾告诉我,她现在的伴侣对她很包容。安对情感的觉悟已很通透,但还保留着多年不变的老到,从不谈李修。

那一年,我们四对好友全部分手,在悉尼。

不管法理上属哪种关系,分离却是骨断筋连的那种。内心的破碎感,大家都整理了很久。男女携手谋生域外,实为一段段苦心孤诣的缀网劳蛛。移居初期的诸般心累,不时榨压出各自秉性中本已存在的低劣部分。焦躁多了,龃龉多了,伤害多了,如胶似漆的两人,转眼就成距离最近的仇家。放过或放下,不是随意就可摆出的翩翩风度。这看上去像是男悲女哀,其实却是第一代移居者的灵肉之殇。

当时,四男之一的李修曾苦笑着预言,以后,我们可能发展成16个人,可否相约在那时欢聚一次?众男脸皮厚一些,全票通过。二十多年后,也就是2022年,李修在鄂皖山区建了一个别墅,想兑现当年胡诌的16人晚餐。信息一出,相关的女士部分举手报名,而先生们的呼应竟并不兴奋。费解。

安找李修,是因为她父亲在国内的养老院病危,急需亲人介入。安一时无法成行,国内可数的几位亲戚,多为老弱。安有表哥表姐,常年如子女般服侍安父,老人弥留之际,表哥表姐也得病需别人照料了。安拉了一个紧急求援的候选名单,最后一名赫然写着:李修。尴尬是极尴尬,但眼下已无选择。安从一名普通的中国留学生,成为澳洲国家博物馆负责亚太板块的资深专家,不简单。多年的修炼,让她有能力从一堆乱麻中,直接挑出一根压倒众绳的主线,这就有了那个午夜来电。

安和李修联络后的第三日,安父溘然离世。原本托付的事宜,叠加了内容。安把后事的料理郑重托付给李修,此刻正是他患新冠第三日,他说没事。

异地间的托付,本为常事,但这一次,李修是在冷汗涟涟中受托,在冷汗涟涟及各种酸痛和眩晕中,连续几天迎风出门,直至亲手落实最后一项,即老人的骨灰存放。安及她在悉尼的家人,对李修本人的状态十分关切,李修还是说没事。

这正是很寒冷的一段日子,不难想象高烧中的李修,连续多日奔走在湖北的寒风里,会是什么滋味。李修说,对于从风浪里过来的男人,这些不提也罢。李修说,任何朋友在这种状况下的这种托付,他都会这样对待。

是吗?当然,以李修所说为准。

我觉得,本次托付首先是安的果决,她理解生活中某些时刻会别无选择;她懂得某些时刻必须以最简明的姿态去应对。此外,以我对李修的了解,安的托付,会给他带来难以名状的波动;这种波动,会给这位六十五岁的男人带来一种神勇;这种神勇会让李修总是有办法化解难题。李修后来讲了一些细节,也曲折证明了这点。

老人是在养老院去世的。疫情中,养老院很谨慎,关紧了几道门,决不允许外入。遗体的交接,安排在养老院门口的接待处。是日,李修早早在那里等候着,总算等来转运遗体的车辆。两名护工将遗体抬下车,第一项,要求李修按例填写与逝者的关系。李修在多个称谓的选择中有些犯难,他选择了“晚辈”,护工觉得不够规范,他又选择了“亲戚”。两名护工面面相觑,最后给予了通融。第二项,要求李修对遗体进行核查,并确认没有任何随身的贵重物品。两位护工退远了几步,示意李修上前。

这应该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刻,李修顿然觉得有双眼睛盯着自己的脊梁,让他在处理老人后事的每个环节上,不容轻慢。这双眼睛并不是别人的,是李修自己的一双道义之眼。李修事后说,他无法容忍在故人的重托之下,自己有任何马虎。他是他自己的督办者。李修在这里使用了故人二字,流露了他早年从事律师一职所留下的缜密。

李修靠近了逝者,缓缓解开白布,看见了老人的遗容,他肃穆地向老人久久鞠躬。

无人能察觉李修过速的心跳,以及经强行暗示后又归位的镇静。他细细检查了几处常佩有首饰的部位。一切复位,填完表单,车开走了。此时,李修本该如释重负,但并不是这样。

李修百感交集,这位离世的老人,三十年前曾经和李修有过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。当时气氛凝重,安不在场,尽管两个男人互相敬烟,言语体面,但本次谈话的结论,是老人拒绝李修成为自己的女婿。重陷旧日场景,几十年后,自己又成为老人唯一的送行者,李修的脸上有一丝无奈,有一丝复杂。他走向停车场,脚下的薄冰,连续发出碎裂的声响。他不是第一次感受命运的奇幻,对如此的人生布局,没有过多的喟叹。

面前是初冬街景,他抬头看见,在树杈的疏疏漏漏后面,冬日一亮一亮。有些块状积雪松动了,自高处跌下,从屋檐或树冠,李修像是没有关切。想到刚才自己对老人那个诚意的鞠躬,他心里出现了熨帖的感觉。李修为自己认真完成了一件良善的事,有些释然。

在写这篇涉及朋友离世家人的短文前,我还是问了一下安。她的回复是:我可以的,谢谢。

爱与时光(纸本设色) 万 芾

啦啦物语

孔明珠

啦啦在幼儿园上学,喜欢唱歌跳舞,喜欢游泳滑雪,是个汉语和英语轮流切换的5岁小女孩。

(一)OK小谷

啦啦家里有一只小谷声控智能音响,摆在屋角的小茶几上,是个淡灰色圆圆的东西,爸爸经常叫它做事情。

妈妈把晚饭做好了,爸爸让啦啦去摆桌子,筷子、调羹、碗碟,每个人一份。

爸爸、妈妈、啦啦三个人洗完手坐下来,爸爸对小谷说:ok咕咕,放轻音乐。小谷答:ok,祝你们用餐愉快。

餐厅里响起了轻松愉快的音乐声,啦啦感到吃饭很高兴,有点摇头晃脑了。

爸爸妈妈吃饭的时候聊到一个问题,爸爸不知道那个英文单词翻译成中文怎么说,他就对小谷说:ok咕咕,××××用中文怎么说,小谷停顿了一会,就告诉爸爸了。

晚饭后,爸爸问啦啦,30分钟后我们学习英文自然拼读好不好?啦啦说,35分钟!好,爸爸同意了,他扭头对小谷说:ok咕咕,请你35分钟后提醒我们。

35分钟后,小谷“滴嘟滴嘟”响了,啦啦只好从电视机前跑过来向爸爸报到。

星期天早上,爸爸妈妈要多睡一会儿,啦啦与前来陪伴她的外婆一起用早餐。房间里一点声音也没有,安静得有点奇怪。

外婆请求啦啦,啦啦你会说英语,你让小谷放点音乐吧。啦啦模仿爸爸的口吻,对小谷说:ok咕咕,请你放一首《冰雪奇缘》里的歌。《冰雪奇缘》是啦啦最喜欢的迪士尼动画片,美丽勇敢的艾尔莎公主是她的最爱。

小谷愣了一会儿,真的播放艾尔莎公主唱的歌了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,外婆觉得歌声很刺耳,她怕吵醒还在睡觉的啦啦爸妈,就对啦啦说,太响了太响了,可不可以声音轻一点?

啦啦就朝着茶几方向吩咐小谷说:ok咕咕,我的爸爸妈妈还在睡觉,你可不可以把音乐开得轻一点。音乐声突然中断了,啦啦听到小谷严肃地回答:你的爸爸妈妈在睡觉,不应该放音乐。

外婆听不懂,问啦啦:机器小人说什么?啦啦沮丧地回答道:它说,星期天让爸爸妈妈多睡一会儿,小朋友应该安安静静吃早餐。

(二)睡衣日

小朋友刚生出来时是婴儿,婴儿包蜡烛包睡觉,长大一点妈妈把小朋友放在睡袋里睡觉,再长大一点小朋友就可以穿睡衣睡觉了。

啦啦有一件心爱的睡衣,是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收到的礼物。那是一件圣诞红色的米老鼠连衣裤,帽子上有两只圆耳朵,衣裤上印着彩色的圣诞树、圣诞帽、圣诞袜还有白胡子圣诞老公公的头像。

前天,外婆去接啦啦放学回家。路上啦啦对外婆说,明天我们学校里是睡衣日。

外婆羡慕道,那么好玩啊,大家都穿睡衣去上学吗?

当然!啦啦答。

第二天早晨外婆提醒啦啦,今天是睡衣日,我们穿那套粉红色绒绒的室内便服去吧。啦啦不肯,她要穿最喜欢的圣诞红米老鼠连衣裤。外婆跟她讲,穿着连衣裤在学校里要上厕所时很麻烦,啦啦不听,非要穿连衣裤睡衣上学。

爸爸送啦啦上学前,在门口看见啦啦睡衣打扮,再次问,睡衣日是不是今天?老师为什么没有给家长发通知?啦啦犹豫了一会儿,她记不太清,但还是点点头,率先上了车。

到了学校,一推教室门,见同学里没有一个穿睡衣来的,啦啦啦开嘴巴就哭了。

啦啦的眼泪颗粒很大,一哭整个人水淋淋的,相当可怜。爸爸抱起她就要打道回府,老师赶上来拦着爸爸说,没事没事,我这里有其他小朋友的T恤,我来给她换上。

放学后,啦啦穿着陌生的明黄色短袖T恤和紫色紧身裤,别别扭扭进了家门。外婆觉得很好笑,可是啦啦不笑,她生气。

第二天早晨,外婆又去叫啦啦起床,安排她穿衣服。啦啦心情变得很好,她说,今天是T恤日!外婆不再上当,反反复复盘问她,吓唬她,啦啦“咯咯咯”笑,一会改口说是连衣裙日,今天要穿连衣裙去上学。

上海最早最高的人造山

陆金生

众所周知,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,只有在松江才有几座并不算高的山,如佘山、天马山、辰山……而在市中心,解放以后,在长风公园与鲁迅公园人工堆积了两座小山。可鲜为人知的是,在今广粤路近汶水路(中环线旁),却还有一座上海最早,也是最高的人造山——江湾靶子山。

说起它,还必须得回顾一段上海近代史。过去,上海地属江苏省。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,北伐战争后,成立了国民政府,上海成了特别市(相当于今天的直辖市)。而原属江苏省宝山县的江湾乡,1928年7月1日起隶属上海特别市了。当年市政府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,接着便出台了一个名为“大上海计划”。就是想把市中心设在江湾区。故而凡之后属于江湾地区新建的建筑也都冠以“江湾”二字。如江湾体育场、江湾游泳池、江湾五角场,江湾叶家花园肺病疗养院(即今天的肺科医院处)等等。接着便开始实施计划了,同时也建造了“市府大楼”(就在今上海体育学院内的那幢中西结合的大楼)。围绕市中心,周围同时修筑了不少道路,南北纵向的,大多带有“国”字;东西横向的大多带有“政”字:代表民国政府。

然而,狼子野心的日本军国主义,在1931年9月18日挑起了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事件,即“九一八”事变。于第二年即1932年1月28日,又对上海发起了侵略,史称“一·二八”事变,也称淞沪抗战。“大上海计划”只能暂缓。江湾地区是战争重灾区之一,江湾镇的建筑十有八九被战火摧毁,其中包括千年古刹保宁寺、孙总理奉安纪念碑、立达学园、劳动大学、江湾跑马厅。而市政府等建筑尚在,大概是日本军国主义故意所为。

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主义,致使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中华之心进一步扩张,进而发生了1937年的“七七卢沟桥”事变,与“八一三”事变即第二次淞沪战争。由于江湾地区是上海通向长江口的交通要道,包括今逸仙路(当年叫中山北路),中国第一条商业运营铁路淞沪铁路,日本侵略者首先把江湾区占领,而沦为日占区。之后在江湾地区设了许多军事要地,如陆军司令部、海军司令部、军事仓库、电信台……尤其建起了“江湾飞机场”(即今日已改建为“新江湾城”)。

由于前述江湾地区日本军营较多,日军为了练兵之用又人为地建造了两座靶场,即江湾靶子山和庙行靶子山。当年日军强占了江湾区的农民土地,又驱使农民从农田挖出泥土,把泥土堆积成“江湾靶子山”,旁边挖出了一个湖,可想而知用了多少泥土。这是农民的泪水与汗水流成的湖。

这就是“江湾靶子山”的由来。

抗战胜利之后,日寇撤出了中国。“江湾靶子山”却成了一座荒山。后来地属江湾公社镇南大队,而靶子山为武警部队驻扎,不久又成了处决犯人的地方。

改革开放后,此处终日被铁丝网围着,以后又加筑了围墙。几十年下来,种植的树木也都已郁郁葱葱。为此,笔者呼吁有关部门,把此处开发为一个和过去同高的人造山公园。同时竖立一个铭牌,作为牢记这段历史的见证。

一条紫色春山路

何婉玲

寻春天,还是需到野外。

多年前,从馒头山徒步至栖云寺,石阶两旁遍开紫堇,一路从山脚蔓延到山顶。此后每年春天,那一片摇曳的紫,仿若都会从山中遥寄一封信,引我再次拜访。

城中花开花落,梅花、玉兰、梨花、杏花、樱花,一片繁缕,我的草木笔记来不及写,我也不焦急,比起站在樱花树下费尽脑子遣词造句,不如来一次说走就走的山中步行。

馒头山社区是老杭州的缩影,还留着老底子市井气,大衣、被单没规章地晾晒在停车场上方纵横交错的铁线上。市民将桌子搬到室外,四人一桌,哗啦啦搓起麻将,也有几户人家在门前种了些春花春草,他们从山中挖来映山红,栽进花盆里。

这些日子,天气陡然变热。我们从梵天寺经幢出发,去往栖云寺。这条路线游人极少,紫堇就这般无人知晓地开在路边。离开了城中的桃红柳绿,你会发现,山中的春天是紫色的。

这一路,以尖距紫堇居多,直立的茎上,每一朵紫堇都交错间距隔离,每一朵小花都如一架倔强骄傲的小飞机。紫堇的果荚有趣极了,豆荚般一个个垂挂着,用手一捏,果荚如卷尺向两侧蜷缩成一团,一粒粒黑色种子小炮弹般弹射出去。

紫堇叶如芹菜,但不能吃,全株有毒,也有叫紫堇为断肠草的。

很快到栖云寺,栖云寺位于凤凰山与将台山之间的栖云山腰。这座寺有些年份了,简陋破旧,寺前菜圃种着黄的油菜紫的豌豆,铁杆子围住了入口,两串红灯笼高高挂在墙外。

我们右转继续上山,往凤凰山方向步行。山中樟树又高又瘦,低处槭树刚刚生长出绿萌萌的小爪叶。过月岩,紫色小花多了起来,除了尖距紫堇,还有一团团活血丹,挤在道路两边。活血丹,也叫十八缺,它叶子边缘的牙齿状锯齿,刚好十八个,活血丹的叶子有好闻的草药香,花朵下唇有深紫色斑点。

离月岩不远,便是圣果寺遗址,只是眼前所见遗址不过是一处废旧地基,十几平方米,圣果寺早已不在,地基石坑却成了野花们的乐园。

我踏进石坑,俯下身仔细观察,数不清的小紫花,挤满整个石坑,尖距紫堇、刻叶紫堇、活血丹、假活血草、还亮草,尽收眼底,能直观区别出各种紫花的不同。

尖距紫堇如一个个烟斗,吞吐春的烟气;尖距紫堇又长又尖的尾巴是与刻叶紫堇最大的区别;还亮草五瓣紫花,如五角星,它的生命力顽强,九死还生,又名还魂草;假活血草叶子同活血丹,花朵又似紫堇,只是冠筒较刻叶紫堇短些。

春山多胜事,草色碧、野花紫,处处烟水绿、鸟鸣空。告别圣果寺遗址,往宋城路南宋皇城遗址方向回,刚好走了一圈,返回起点。

今日写下这篇徒步笔记,当作寄给山中紫堇的回信,感谢它的邀请,让我又多识了几位春花朋友。

十日谈

赏春乐事

责编:郭影

合上书页,有暗香袭来,充盈心间,是为春夜赏梅所得。